

我在整理换季衣服时看到箱底的一线白,我记得这件衣,一件蝙蝠短袖,多年前流行的款式。我展开看,泛黄,这件衣服我只穿了一天,没想到新衣也能放黄。

几年前,我在深圳机场的服装店一眼看中,买下,到上海办完入住后已是晚上

上,我换上这件T恤下楼吃饭。不远处就有一条市井小街,树长得又高又密,街旁都是小餐馆,我随便选了家。小后来发微信,问我到上海没。我说,刚到不久,正在浦东吃饭。

报载今年7月,豫园九曲桥湖心亭茶楼经两年修缮迎客,还推出每周亲民的特价早茶。让人浮想联翩——

小时候,因为家住豫园老城隍庙旁边,学会骑自行车后的第一件事,是上九曲桥“路考”。你学得不过关,就看你跨上百米,能不能在长百米的桥上,一口气拐九个弯,不碰行人,也不撞桥栏。成了,你就通过了,可以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跑去。现在做梦到九曲桥,竟是在桥上拼命地蹬车,可见少年的事总是难忘。

九曲桥上最美的,要数逸出绿盈盈的湖水之上、第五曲桥限旁的湖心亭茶楼了,宛如一朵硕大的红莲,从花蕊中飘出馥郁的茶香。20世纪70年代初,我被分配到上海复兴岛渔业公司渔船上出海,在船上偷偷看了艾明之描写早期上海工人生存抗争,史诗般厚重的长篇小说《火种》,恰好有两段写到九曲桥湖心亭。一次是男主人公柳金松与女主人公殷玉花在桥上邂逅,两人互生情愫,柳在桥上为殷吹起了唢呐,殷听得着了迷;另一次柳从徐州煤矿回来,替矿上的同伴捎信给在湖心亭前一位摆摊卖西瓜子的女友,这姑娘梳着一根长垂腰际的辮子。那阳我十七八岁,竟在一次出航前,异想天开,一大早来到桥上,傻傻地想遇到吹唢呐的人或长辮子姑娘。谁知桥上除了晨练的老人,哪有吹唢呐人或姑娘的踪影?我想进茶楼,但被告知时间未到。于是,只好在亭前的凉棚,要了一杯

他说,他也在浦东,问我在哪。我不记得街名,随手拍了饭菜给他看,背景有外面的一些街景。

吃完饭出门,有人正要进来,我瞟一眼,嗯,脸怎么这么熟,定睛一看,小后正瞪着他平时很少睁得

那么大的眼睛看着我,和我一样,错愕和喜悦。我叫了起来:“啊!怎么在这里碰到你,怎么会!”

在我不算年轻的生命里,这样从天而降的遇见绝无仅有。这里不是我的

可可,坐在藤椅上,看穿过九曲桥上班的人步履匆匆。

没想到时隔近50载,电视剧《火种》播出。听到湖心亭前,柳金松为殷玉花吹奏的唢呐声,悠扬清亮;看到柳金松给亭前摆摊的长辮子姑娘捎信,那姑娘接信时的脸色羞涩,悲欣交集。我的夙愿也算成真了。

成家后有女儿。出海归来,喜欢带着她到九曲桥玩耍。某次,看湖上一位老伯头戴竹笠,一根竹篙撑一只小船

在桥墩间穿来穿去,出没于田田荷叶间,湖上荷花已谢,莲蓬结子,香气袭人。老伯眼疾手快,手中的网兜一起一落,飞也似的打捞湖面的浮萍、碎屑、纸片。走到第五曲,女儿看得眼热,缠着我说也要下湖。没办法,只好打开湖心亭对面的木栅栏,搀着她拾级而下,肩并肩坐在石阶上,把脚伸进凉凉的湖水里。老伯见了,撑船过来,小妹妹快上去,这样太危险。女儿说,老伯伯,您的工作最好玩了。老人笑了,顺手从船尾抄起一个翠绿的莲蓬头给女儿,女儿高兴极了,连声谢谢老伯。

这些年,九曲桥上时常游人如织。甬说骑车,你就是推一辆车过桥,也很困难;当年清一色的天然荷花,现在是天然的和石头的各半。那石头荷花不时从粉红色的花蕊里喷出亮晶晶的水柱,明媚炫亮。如果说现在的九曲桥湖心亭是一卷缓缓舒展开来的彩色胶片,那么我记忆中的九曲桥湖心亭则是一卷铭刻在记忆深处的黑白胶片了。

城市,也不是他的,我们刚好都在这里出差,并没约好哪天见,只说先忙工作,都有空了就再见一面。

我说,你是来找我,还是刚好碰到?他说,是碰一下运气看能否碰到。我们漫无目的往前走,神奇的相遇让我们无比亲近,看街看人然后互相看,肩不时撞到一起,起先是无意,但随后我恣意起来,碰到了我没有弹开,而是轻轻地黏着,像要靠过去一样,而小后,也没有往外闪躲。

我不停歪头看他,在倾吐无聊的内容里,时不时说:怎么会在这里碰到,啊,好神奇。小后——他已不再是我刚认识时年轻的小后,而是即将进入中年,略疲倦略沉稳但仍有少年气的小后——不动声色,只有非常淡的笑,偶尔瞥我一眼,嘴角上扬。我们的头顶是夏夜茂盛的树,路灯被树叶拦得只有一半,星星点点洒下来。

就在一棵树下,我迅速往前迈半步,转身抱住他,紧紧抱住,像简易花盆里的花移到了大盆,像藤蔓历经万千坎坷终于攀到一棵大树,我说,哎哎哎,像金鱼在水里吐泡一样含糊。他说,你在说什么?我摇头。他的手在我的后背轻轻拍,又拍我的头,声音在头顶上方传来:噢,噢,几岁了,你今年几岁了。

我久久不愿撒手,想起我们的第一个拥抱。小后到我的城市出差,那之前我们在行业会议上见过一面,随后一年偶尔会在网

寻常周末,老友M的消息发来:“来喝茶?”M在东京“卷”了五年,今年夏天回到上海,租住在老弄堂里。放弃了旁人眼里的好工作,她只说:“换种活法。”推开她家吱呀的木门,茶香扑面。

她盘腿坐在小露台,就着暖光泡茶。“在东京难熬的时候,都靠茶‘续’命。”她和年少时一样,笑得落落大方,递过茶杯。她说起过去的那五年,像上了发条的陀螺。直到有次偶然去了一间不起眼的小茶铺。老板沉默地烫杯、称茶、注水,动作很慢。“那钢铁缝隙里,毫不起眼。我想,所谓禅心不是躲清静,是在喧闹里,能把自己从转不停的机器上暂时摘下来。修行,就是主动按下暂停键,专注于呼吸、咀嚼、饮水的每一个当下。

日子照旧:报表、会议、拥挤的地铁,但只要记得“五分钟”的硬币,投入“此刻”的闸口,便能在这奔腾不息的洪流里,为自己兑换一方微小的静域。

一场布拉格的日落,用镜头留住美好。

这座旧城似乎仍停留在中世纪时代,狭小的街道、光滑的石板路,建于1410年的钟楼,处处都留下了时间的痕迹。我站在桥塔最高处,将布拉格老城风貌尽收眼底,哥特式的建筑尖顶仿佛要直插云霄,巴洛克风格的楼宇庄重而典雅……太阳渐渐落下,天边的云彩被落日染成了橙色,余晖洒向伏尔塔瓦河。此时的布拉格,沉浸在一片暖色调中,所有的等待也在这一刻有了完美回应。我想起了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在布拉格旧城孤独奔走的情节,也想起了卡夫卡曾暂居旧城中的黄金巷……始建于9世纪的布拉格旧城,特别适合在日落时分驻足,直到伏尔塔瓦河两岸的灯光亮起,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Doe是一头母鹿,Ray是一缕金色阳光……”

走进萨尔茨堡,想起四十多年前学唱的《哆来咪(Do-Re-Mi)》。这里是《音乐之声》拍摄地,今年来此正逢该片唱响60年。萨尔茨堡的德文意为“盐堡”,因附近盐矿和城堡得名。生活少不了盐,也缺不了音乐。

影片在我读小学的1965年在美国问世。据《上海电影志》,上海电影译制厂1976年完成译制。而我观影已是1978年上大学后,在师院东部礼堂。虽晚了十多年,未能环球同此凉热,但好饭不怕晚,电影插曲照样迅速风靡大街小巷。

在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最新电影只需一周就会出现上海的电影院里”(《沪风美雨百年潮》)。著名男高音李光羲是天津人,记得1940年看《乱世佳人》的震撼,当地观好莱坞新片要在美首映3个月。听一“老克勒”说,“那时放映的西洋影片,绝大部分是美国八大电影制作公司摄制发行的。”从20年代中期起,米高梅、华纳兄弟、20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环球、派拉蒙、雷电华、联美

上聊天。第一天见面我们吃饭聊天看海,无事发生。第二天见面,他正看风景,我走到他背后说了一句话。我的声音太轻,他没听清,转身问我。我已羞愧得转身走了,此时他已跟上来问,你刚才说什么。我转身望着他胸口黑色T恤的图案,说,我刚才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我恍惚听到他说“嗯”,不太真切,我被自己巨大的心跳声淹没了,仿佛沉入深海,全世界都在岸上,只有我在不断下沉。我想他是同意的,他没有移开,没有后退,我感觉他的双臂慢慢动作一样在张开。我紧紧地抱住了他,两只手几

乎在他背后扣着,几乎同时,他的手也环抱了我。那个拥抱非常长,像跋涉许久的旅人找到了最好的休憩地,我们都在对方的怀抱里降落。接下来的一些天,我们试着往更深更远去,但最后并未成为情侣,就像有一条基准线,喜欢,但还不能够得上爱,不足以克服两个城市两千多公里

我问过他,如果我不主动走向他,他会来拥抱我吗?他说,可能不会,不是不喜欢,而是害羞,不敢伸出手。我说,感谢你那时接住我。他说,他也感谢我,他也需要被接住。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们给予对方也获得了对方最

找自己的“五分钟”很重要。挤地铁的时候,戴上降噪耳机。闭眼,只专注呼吸,感受车厢晃动。这几分钟黑暗和安静,是通勤前的缓冲。午休找条安静小街,坐在梧桐树下的长椅上,买一个饭团,专

注于咀嚼,暂时把工作关在身后的大楼里。若工作烦乱,就拿起水杯走到窗边,小口啜饮,感受水流滑过喉咙的清涼。看窗外车流,几十秒的抽离,思路便清晰几分。这些“静默处”微不足道,它们散落在都市的钢铁缝隙里,毫不起眼。我想,所谓禅心不是躲清静,是在喧闹里,能把自己从转不停的机器上暂时摘下来。修行,就是主动按下暂停键,专注于呼吸、咀嚼、饮水的每一个当下。

日子照旧:报表、会议、拥挤的地铁,但只要记得“五分钟”的硬币,投入“此刻”的闸口,便能在这奔腾不息的洪流里,为自己兑换一方微小的静域。

伏尔塔瓦河在查理大桥下静静流淌,走过古桥,去往另一端的旧城,等

等一场布拉格日落

安闲

一场布拉格的日落,用镜头留住美好。

这座旧城似乎仍停留在中世纪时代,狭小的街道、光滑的石板路,建于1410年的钟楼,处处都留下了时间的痕迹。我站在桥塔最高处,将布拉格老城风貌尽收眼底,哥特式的建筑尖顶仿佛要直插云霄,巴洛克风格的楼宇庄重而典雅……太阳渐渐落下,天边的云彩被落日染成了橙色,余晖洒向伏尔塔瓦河。此时的布拉格,沉浸在一片暖色调中,所有的等待也在这一刻有了完美回应。我想起了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在布拉格旧城孤独奔走的情节,也想起了卡夫卡曾暂居旧城中的黄金巷……始建于9世纪的布拉格旧城,特别适合在日落时分驻足,直到伏尔塔瓦河两岸的灯光亮起,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Doe是一头母鹿

袁念琪

这八大电影公司都在沪设了办事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

《音乐之声》有12首独唱、重唱和合唱的歌,其中,流传最广歌最长的《哆来咪》,与女主玛丽亚唱的《信心(I Have Confidence)》所配画面,绝大多数在1996年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萨尔茨堡。两首歌曲出现最多的是建于774年的主教堂堂,原罗曼式教堂1598年毁于火灾,1614年重建改为巴洛克风格,1944年因二战受损,直到1959年才恢复原貌。1756年,本地人莫扎特在此受婴儿洗礼。进入镜头的还有我们来过多次的主教堂广场,教堂旁停着不少观光马车,当年也载着玛丽亚和孩子们边走边唱。广场有喷泉及雕像,记得玛丽亚还向雕塑擦过水。

在欢快的《哆来咪》里,除市场广场、卡拉扬广场和萨尔茨河上小铁桥等收入画面,主要场景在建于1606年的米拉贝尔花园展开,花园附属米

好的拥抱,再慢慢心无挂念地轻轻放下对方。后来,我们偶尔会在节假日发祝福,顺带问过得如何等等。他这次是看了我的朋友圈知道我

我们在上海夜晚的街头走着,街边慢慢支起烧烤摊。我们坐下来吃烧烤,在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两小罐啤酒。这些年他成家了,有个可爱的女儿。真好,在我的设想里,他的孩子必定是女儿,被呵护着长大的可爱女儿。

烧烤摊的烟一直往他身上吹,他挪了好几个位置,那儿的晚风像找他算账一样,我笑得要蹲到地上,他拍我的头像拍篮球一样说,好了,笑好了快起来

拉贝儿宫,均为大主教迪特里希为情人阿尔特所建,这座巴洛克风格花园为19世纪初火灾后重建,园不大却精心典雅。在当年取景的喷泉池、绿荫长廊和大铁门前,模仿影片拍照的不少。大门也是玛丽亚和孩子们拗造型一地,两边各有一希腊神话人物雕塑,伸臂相对;身上都绑了一个不胖的娃;这般恶搞居然也就听之任之了……

城外海尔布伦宫建于17世纪,原为西提库斯大主教夏宫,那里没拍过《音乐之声》,却有剧情中上校家花园的玻璃亭。上海人把男女谈婚论嫁叫谈“敲定”,那亭目睹了两代人的“敲定”。先是上校大女儿丽莎与邮差罗夫,激情四溢的(即将十七岁(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伴随闪电雷鸣;后是玛丽亚与特拉普上校在此敞开心扉,互诉衷肠。亭子当时为拍片特制,后来才从利物浦司康城堡外景地搬到海尔布伦宫。去时,正逢一对新人亭前拍照,男着西装女披婚纱。

“Doe是一头母鹿……”我追的不仅是歌,更是一段难忘青春,还有那心灵开启的日子。

吃。他送我到酒店楼下,我说,你好好的。他说,好。他扬手转身,几秒后又转身说,你要好好的。我说,好。虽然第二天我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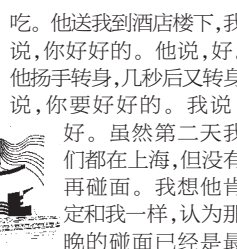
再碰面。我想他肯定和我一样,认为那晚的碰面已经是最美好的相见,也不会有比那晚更好的分别了。

我回来后就把那件T恤洗净放好,再也没穿过,我不想穿上之后没有任何奇遇而变成一件普通T恤。衣服会泛黄,记忆不会,我永远记得和小后的第一个拥抱和在异乡城市树下的拥抱,记得我们曾互置,那儿的晚风像找他算账一样,这件衣服,我也会永远留着它,像保存一部最爱的

进入夏季,江南湖荡水乡的雨,就像和了蜜似的,将小院内藏在果树枝叶间的桃李、葡萄、柿子等青果,渐渐洗染出一抹令人喜悦的胭脂红,随风羞怯地若隐若现,一直持续到金风送爽,橘、枣树的枝头依然是一片“红夹绿”的景象。五月,全年第一个飘出果香的

果不其然。六月底,那棵种了三年的李子树,终于第一次结出了圆润的果实。许是赶上了好年景,满树硕果,当喜不自哀。赶紧一改以往的自由散养,购来果园罩住丰收,无奈引发鸟儿集体抗议,每日“叽叽喳喳”不绝于耳。其时,两棵无锡阳山水蜜桃树正处于青果膨胀期,像煞不服气李子先熟似的,李子大小的桃果尖上,总是抢先冒出一抹红晕。一场雨过,满树桃果有肉眼可见的明显膨大感,迫不及待地罩上果网,贪婪地等待着果香。待到七月中旬桃红溢出果香,便是尴尬并快乐着的采摘:顶着大太阳满头冒汗,脸部颈脖上被虫子咬点红疙瘩出来,实属正常。然而,采果还算容易,难的是送果。水蜜桃属于不宜久放的生鲜果品,采下后需空调整日降温服侍。抢运回家后,需连轴转及时送出,不然就是烂桃一筐!多年来,种桃人吃烂桃,似乎已顺理成章,照样吃出甜滋滋的果香气来,也因此对某些市售桃子再无兴趣。

其实,果树产果犹如孕妇生产:产前增强体质需要营养,产后体虚更得加强补充。网购的内蒙古羊粪肥,菜市场鸡鸭鱼摊丢弃的内脏,养鸡所得的鸡粪沤肥及因伤而死的鸡,都是我认定的有机肥来源,坚拒用化肥尿素催果,确保了小院果多年来的原生态品质和口味。眼下,经过多年培植的七八种小院果树,已形成了大半年的果香循环:五月初枇杷,六月子李,七月蜜桃、葡萄,九月柿子,十月橘,十一月白果、红枣满枝头。一到四月虽没有果香,却有花香相伴:灼灼红梅,粉红桃花,雪白李花等次第争艳绽放,营造了小院的诗意,拉满幸福感。



果香滋味

丁汀

摄影